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半廬文稿二卷詩稿一卷	明	李騰蛟撰	豫	章	一
吞月子集三卷附錄一卷	明	毛聚奎撰	四	明	四三
六松堂詩集九卷詩餘一卷文集三卷尺牘一卷	明	曾燦撰	豫	章	一一三

詩文別集——清

塔影園集四卷詩集一卷	清	顧苓撰	股禮在斯	三六五
蒿庵集摺逸一卷	清	張爾岐撰	百爵齋	四〇五
居易軒詩遺鈔一卷文遺鈔一卷	清	趙炳龍撰	雲南	四二三
己畦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十卷殘餘詩稿一卷附原詩四卷	清	葉燮撰	卽園	四四三

半盧文

稿

劉逢琛署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半廬文稿目錄

卷一

論辨五首

項羽論

介之推論

荀息論

改試爲課論

留侯招四皓辨

序九首

族長養粹公七十二序

凝瑞先生七十一序

廖紆不情和韻序

陳彬所六十一序

嘉禾湯載歌文序

嘉禾訪道序

半廬文稿目錄

一 豫章叢書

李雲田游豫章詩序

彭糾錄序

族子季玉四十一序

書啟五首

與大琴陳氏合族書

與寧化李元仲書

與清江門人楊仁叔

答南昌門人胡心仲

答臨川陳少游

卷二

書跋四首

書魏裕齋詩後

書翁烈婦詩後

書易堂壽卷後

善伯王言體跋

說四首

桃源說

默齋說

三姪字說

譌贊說

表志五首

叔兄斐然墓表

日省公墓表

謝女姑墓志銘

墳墓志

祀田志

雜文四首

曾止山隱騷弁言

讀杜小言

婚禮教諸子小言

夢解

半廬文稿目錄

二

引四首

倫音小引

天龍寺募緣引

果育堂引

目錄小引

贊三首

任廣文先生像贊

謝秋水像贊

關公觀書像贊

箴銘五首

持敬箴

主靜箴

勿齋箴

文房雜箴

消人欲銘

雜言

卷三

詩

半廬文稿目錄

三

半廬文稿卷一

寓都 李騰蛟 力負

項羽論

當秦之末陳勝吳廣之徒一呼而成瓦解之勢有豪傑者因勢而席卷之舉秦易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奈何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耶羽之失天下也始于銳攻趙而不速入關終于分關諸國而不肯攻漢與秦爭趙而不與漢爭秦不與諸國攻漢而舍漢以爭諸國故在秦則楚若代漢資其驅除而在楚則諸國每先漢受其敵而反避蔽乎漢漢弱于楚然得

半廬文稿卷一

豫章叢書

優悠蓄養于蜀而還定三秦休息于成臯京索間而圖諸國者皆羽不知自謀而置漢于度外也迨諸國破滅而楚亦隨之矣使羽入關不燒秦宮室而都關中以蜀分王三秦將而以楚封懷王令腹心大臣左右之俾齊趙韓魏諸君各復其國而舉豐沛數郡以王沛公與諸國錯處則犬牙之勢成羽雖未能即兼天下于以制漢有餘也漢爲羽之所制則諸國皆羽所樹必德羽而憚之無有與羽爭天下者乃羽不知務此舍關中而王彭城則非其地以三降將距塞漢王則非其人尊立義帝而旋弑之使罪我者得藉以

半廬文稿卷一

二

爲口舌吝尺寸之地不與田榮陳餘致諸國卒不得定而齊趙代梁蜂起爲難而羽亦奔波角逐而不得安漢遂因以收漁人之利矣不然羽當紛紜擾攘進退失據之時猶能敗漢于彭城敗漢于滎陽及其卒也又敗漢于成臯使羽不自多其敵而得一意以辦漢吾恐漢王欲求立錐之地而不可得也又安能還定三秦而部五諸侯兵以伐楚哉嗟夫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則漢之覆秦滅楚剪諸國以成帝業者不可謂非天也雖然覘國莫如覘主淮陰登壇先及項王之爲人則羽已在其掌握中矣豈必垓下乃

投首哉要之羽非信不擒漢卒負信漢真寡恩哉

介之推論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于開國承家之際必不舍人言天而啟人主以驕恣之漸也昔晉文公出亡險阻艱難未嘗不備而卒復其國者不可謂非從者之功乃介推以祿之弗及遂曰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夫以已不得祿之故而欲二三子皆不蒙賞豈人情乎文公之過鄭也鄭文公不禮焉叔詹曰天之所啟又曰有三士足以上人子玉請殺文公楚子曰天將與之又曰其從者忠

而能力固未嘗嘗言天也乃推一則曰天再則曰天蓋既憾夫君之不吾祿而遷怒于二三子之不吾請遂發憤而爲此言耳使其君聞而信之則從亡之功沒而狐趙頡驁輩皆將如後世功臣之不可以自保而人主之援天自神輕信符命者又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文公之至河也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閭而夜哭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有功者也而君後之由此觀之公豈能不負狐趙哉而益以子推貪功之說其一言足

半廬文稿卷一

三

以殺狐趙而有餘矣甚矣推之貪忿失言而不顧詒天下後世之大害也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介子不得祿而怨卒以自焚其身非以賄之故耶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于人臣一無所與而負定策之勳推卽位之賞醜然受之而毫不知愧此真貪天之功者也則又介子之罪人矣

荀息論

人知殺申生者驪姬也而不知其由于荀息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而不知其亦由于荀息曷言之荀息里克皆晉之大臣也而息尤獻公所倚任者當公之

出公子于曲沃也使之伐東山臯落氏里克既極言其不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克不對而退則克固無負于太子矣且士蔿小臣也猶惓惓以固宗子爲言而晉諸臣亦無不與太子者使息此時申明大義以告一言之不已則再再言之不已則三公見中外之不吾與也必不冒昧而行廢立而姬亦漸消其邪謀又何姬與二五之足患哉乃息朝夕侍君獨至廢立之際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足以動其心而關其口此士蔿之所以不敢有後言而里克亦因之以中立姬遂得與中大夫成其謀矣申生將

半廬文稿卷一

四

安所逃死乎故曰申生之死荀息殺之也息固傅奚齊者且立齊何以又曰殺齊不知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爲人保傅者必當爲之計久遠當獻公卒息不從其亂命而與里克之徒同立文公文公立按姬與二五之罪而誅之以申國法則三公子之徒其忿洩矣又何亂之敢生且文公德息之不立齊卓而立已也未必遽加害于齊卓而齊卓或反可以得全乃計不出此而使其死于里克之手息雖百死又何益哉故曰息殺之也張華之附賈氏與荀息之黨驪姬無以異而姬之譖殺申生更毒于賈之殺懿懷

太子乃後世謂華逆而息忠者殆以其能死也不知荀息之死蓋匹夫匹婦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此以塞責耳豈真能成仁取義哉然則春秋又何以書及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前此曾書及矣及孔父則書孔父及仇牧則書仇牧今及荀息則亦自書荀息雖不失其官亦未必概爲春秋之所賢也晉里克弑其君則爲賊矣迨晉殺克則又書官豈一人之身生則賊而死則賢乎愚謂善讀春秋者正不必盡執其例

改試爲課論

三代以下之人才未可以三代以上之人心期之故

半廬文稿卷一

五

三代以上之人心非治三代以下之人才之所可恃吾請以之論教之有課有試人之情不能無勤惰故用課以程其功又因而試之以觀其效則試與課正相須爲用者也伊川程子請改試爲課意非不厚然其勢未可以行何也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已矣井田學校封建固三代所並重而其制亦相因也秦一旦舉而廢之而封建井田卒爲後世之所不可復此豈先王之制有未善蓋亦勢之所趨如江河之決而不可挽雖有聖人出焉亦不得不因而利導之也教起于唐虞其命契也不過曰敬敷五教而已說命曰念

終始典于學安有所謂課與試者至周設造士官而課之事詳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卽試亦不廢也漢唐以後教失其職造士者不能課而徒出之于試伊川欲于學校養育人才使學者無有競勝之心故請改試爲課愚以爲伊川之法非不可行人固不能行伊川之法也三代以下是非不足以繩人故美刺之美刺不足以感人故褒貶之然猶不能及于賞罰周之庠序觀士以射固使勝者酌以飲不勝者然則士之勝者但當序其不悔不宜掩其勝不勝之迹也若止有課無試不考定高下則士無以見其短長將必習爲偷怠至于廢棄而後已愚故曰人固不能行伊川之法而伊川之法恐亦未可行也然課固所以爲試者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伊川之意其在斯乎

留侯招四皓辨

史謂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留侯張良杜門不出呂后使建成侯澤劫良良乃進招致四皓之計嗚呼此豈良之爲乎使良爲此適以危太子耳烏能安太子哉夫帝之欲易太子者不過謂太子仁柔非有罪也良爲帷幄大臣無術以全太子而乃爲此迂疎無

半廬文稿卷一

六

益之謀以僥倖于萬一此在當日叔孫通輩之所不爲者而謂良爲之乎人主處尊位雖父子之間不能不生嫌忌帝欲廢太子太子無罪故雖欲廢而無詞今乃招延賓客跡類于植黨者之所爲則帝之廢太子爲有詞矣如史之所云適足以犯帝之怒而速太子之廢耳又何安太子之有良固善畫策者必不爲此迂疎無益之謀也且使此策果足以安太子則良宜早進之于后而乃待呂澤之劫且強要之而後從乎然則太子卒得以不易者其誰爲之乎曰良爲之也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呂后泣言于帝帝遂自

半廬文稿卷一

七

行則帝之于后未嘗不曲徇之矣雖云其計出于四皓而良與二三大臣遂不見及此耶良說帝令太子監國帝從之且令良傳太子此豈有意必易太子者哉光武之易太子疆也以先廢郭后故得援立子以貴之說若呂后者非帝所得而廢也不能廢后則必不能易太子良知之故不言且乘間爲太子言此固大臣之用心而其智見于幾先者何謂其紛紛召外人乎史乃不直歸功于良而謂良本招此四人豈不誣哉況四人者史既云其義不爲漢臣今乃以幣帛之故而從太子則其望不足取重于天下良雖得而

致之亦無與太子之甚矣溫公之編通鑑也不載留侯招致四皓之事而胡氏考異極辨其誣予因得而論之使讀史者不爲馬遷好奇炫異之說所欺也

族長養粹公七十一序

予方爲門人說易伯子從吾鄉歸曰吾族族長養粹七十有一諸文學欲子爲之序予曰昔夫子讀易至賁有愀然之色豈非文盛則必衰耶公生萬曆十八年于時泰極而豫豫則隨隨則蠱蠱則有事其後二十餘年兵端見天下遂驚擾而不可復靜沿而至于啟禎之間瑞禍大作鈞獄繁興蓋其噬嗑之際已然

半廬文稿卷一

八

海內學士大夫方皇皇然舉祖宗之所蘊隆氣運之所鬱積而必發者致飾于冠裳玉帛揖讓周旋之間若有所不可已者是故質者文之幹也而不得立武者文之衛也而又不能奮作使寇賊奸宄遂因之以日滋傳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此容能免于剝矣乎如余鄉僅天下之一稊米甲申以來老成耆碩與一時之文物亦同歸于盡今養粹公獨以高年得存爲吾鄉之碩果此則物無文故實長存耶公純朴近古人高額長頤狀貌亦有古意其于族爲長春秋祀典行祠祭登降上下不必其盡合度然未嘗不恪敬鄉

有約又推爲約之長鄉有誦評質于公公爲之剖斷
是非亦未必盡合人情而言無不直其訓子孫以乃
作爲務鄉有扞禦必先率子孫爲之害所不避且不
怨苟利于鄉卽捐已無吝色今年踰七十未嘗學養
生術而齒髮不衰康強如少壯者此所謂質之純者
必完而固也易曰碩果不食眞吾族長之謂矣伯子
年少公四歲好論易且以質之諸文學然後進而壽
吾族長吾知族長必不言而笑矣乎是爲序

凝瑞先生七十一序

天官書曰老人星見則天下太平夫老人關於天下

半廬文稿卷一

九

之重如此而况一鄉一族哉吾族彈丸地一時文學
中年踰七十者三人其在癸巳爲慈甫先生在甲午
爲吾長兄官玉在丙申則凝瑞先生也慈甫城居絕
跡不入鄉吾兄于春秋祀事外亦復不得久住鄉惟
凝瑞先生則與鄉族之人聚處而鄉族之事亦无不
關於先生者故先生與鄉族之人日益親而鄉族之
人亦惟先生之言是聽蓋先生所以勸勉之教誨之
和而劑之者其道固不一足也今歲十月八日爲先
生誕辰其從子季玉將合同同人爲先生壽而徵言于
予予知先生少好學有文名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

其時吾家文學士凡四五十人每宴會班坐一堂衣
冠甚偉諸少壯者高談雄辯逞逞以意氣自豪先生
居其間癯然骨立若不能與相馳騁者迨至時異世
殊一時之士莫不與運俱盡而先生遭變革歷患難
經今二十餘年其癯然骨立者如故豈非強者不可
恃以久而弱者反足自存歟先生坐一室左右圖史
足以自娛內有賢妻外有令子孫而猶不忍謝鄉族
之事宜夫鄉族之人相與尊親而共尸祝之也傳曰
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今吾鄉爲瘠土
民爲勞民固未有不義者然太邱家風藍田鄉約于
士多人衆之族尤不可以不講先生得無意乎永錫
難老利在百世百世之下且有以頌先生矣

半廬文稿卷一

十

廖紆不情和韻序

紆不異才也與予同業予嘗喜其同而妬其異今春
侯廣成師臨虔課士于制舉業外復效唐人故事以
詩賦命題其在今日亦茂材異等科也予不能異亦
不敢異謝不就試若紆不異固其素又其餘也仍謝
不就試者夫亦喜與予同而使予不得妬其異也新
秋讀紆不雜詩三十首清如淇園之竹蒼若龍門之
桐其幽古處大有孤嶂秦碑荒城魯殿之意倣之子

建雜詩不足七子桓雜詩不足三也予因擊節而浩嘆惜不令侯師見此坐失一異才也然幸葉師致之且令同先子九二公子賡而和之屬以陶謝之目贈以屈宋之篇紆不高山流水有知音矣夫二公子正今之二陸也胸吞綵筆口吐天葩其才則誠異矣夫以才之異者而表紆不之異紆不之異且將爭購于國門矣又奚俟予不能異不敢異者以表異哉乃紆不必欲予一言者紆不正欲與予同也紆不欲與予同予卒不免妬紆不之異而竟不能使紆不妬予之異則余劣矣余劣矣

三廬文稿卷一

陳彬所六十一序

甲乙以來四郊多壘廣陌巨阡鞠爲茂草二三田家且慮無以逃死安能携儷結耦高話羲皇年乎族甥彬所太邱苗裔以今日而得隱于農奇矣且壽于農則又奇余聞之壽者剛也自醇于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醇于可久彬所含真抱朴異患無干久於農所以壽壽所以可久也乃知十畝之間可以養生可以引年不必向方外人求熊經鳥申之術矣予每讀靖節勸農詩及歸田園諸作輒不勝情而卒不得遂予之志以彬所隱于農而壽于農使遇靖節其人亦樂與

數晨夕矣他日予過彬所山莊主人烹葵菽以貺客酒後耳熱客爲歌郊風八章主人善飲客洗盞更酌相與課晴雨問桑麻扶杖而遶村墟太邱之遺猶在於今所謂隱于農而壽于農者則又視以爲常而不以爲奇矣是爲序

嘉禾湯載歌文序

余惟蹇澁生平不敢弁人之文或問予曰此何以故予應之曰其人是其文非則刺在目卽其文是矣而其人非焉又刺在心以一弁文而負二刺予之所以不敢弁人之文也今秋以試事假館會城得與嘉禾

半廬文稿卷一

三

湯載歌同室而處因結爲聲氣交夫載歌愚公先生之子佐平先生之弟也然以愚公先生爲之父則難乎其爲子以佐平先生爲之兄則難乎其爲弟載歌處二難之間有讓質而不必有讓文則載歌難矣然予不難載歌之文而難載歌之人載歌名流而兼世胄蓋富貴中人也今之富貴中人多以富貴驕人耳不則耽情聲色溺志貨利而已不則豪華相競而已不則沽聲賈譽援朋樹黨而已有一于此則不足以爲載歌難矣載歌淡如也載歌事父以孝聞事兄以弟聞愚公先生屢稱其孝則佐平先生必稱其弟可

知也然余謂載歌已盡孝弟而孝弟猶未足盡載歌此載歌之人之所以難也然予難載歌之人而又難載歌之文近日六朝魔侵制藝八股也而詩歌八股也而詞賦人人極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璞矣不知月露風雲久爲昔賢之所厭薄揚子雲文中烏獲也嘗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今操觚之士乃飾粉黛之容以掩聖賢之旨吾知其無能爲也載歌學有淵源其爲文也大都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文章爲必可見之施行是揮毫落紙皆足以羽翼名教維持宗風載歌不出而圖吾君出而圖吾君也寄之民社士元

半廬文稿卷一

圭

嘉禾訪道序

予見夫馬輿舟楫間攘攘者之皆爲利往也而彭子中叔之遊異于是予雖病亦不得不一言以贈其行中叔容貌粥粥若無能于其言訥訥如不出諸口沉潛溫恭天姿近道與予爲金石交十年矣予非不欲揖而進之于道也然予于性學之篇未有所窺又何

能以門外之身掖入升堂而進之于聖賢之室乎今中叔以吾友林子確齋爲介不憚嘉禾之遠徒步擔簦而從謝李諸君子遊諸君子固性學之宗也予非不欲與中叔近予與道遠中叔不得不與予遠諸君子非不欲與中叔遠中叔欲與道近自不得不與諸君子近也中叔行矣勉乎哉昔有見明道先生于汝州者歸語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一月矣中叔此行不止一月坐春風中也他日歸而語我者更何如也并爲我詢曰梅川有廢疾土按其病猶在血脉腸胃間諸君子其肯惠以鍼石乎中叔無待歸卽當爲我馳致勿令其入膏肓也

半廬文稿卷一

圭

李雲田遊豫章詩序

十四年不問南州路吾郡亦如之予自笑區區咫尺也雲田歲遊輒半天下近乃遊豫章豫章居江湖之僻處僻于豫章梅川又僻于虔雲田制藝名海內廿年近十年爲古文詞又近爲詩遊豫章詩最後至虔之梅川而雲田來梅川予見又最後聞之諸子雲田生平以文章山水朋友爲性命義甚高豪似陳同父而虛以下人則不類予旣見不愧所聞僅一宿雲田病匆匆覽古今文數篇別去予則未見雲田詩也

彭子躬菴云見雲田律詩其五言則近杜七言則近濟南太倉間詩如是足矣吾江楚詩多推竟陵而雲田不然大江以南往往漢言而雲田獨有嗜于廬陵南豐雲田之人與詩與文不苟同如是予念吾梅川一僻壤耳然使梅川必欲爲虔與豫章以及燕秦齊晉吳越楚閩粵勢固不可強同而雲田以足跡強半天下人顧皆不寂寞吾梅川諸子雲田胸中大小如是詩亦恐不自濟南太倉間止也予懷此默默未見雲田詩不能不而言之是爲序

彰糾錄序

半廬文稿卷一

五

彰糾者何所以彰善而糾過也先糾而後彰者何以諸生動而得過故先書過且先生自揣多過舉書先生不得不先書過也周子曰人不幸莫大于不聞過欲與諸生共聞過則又不得不先書過也過格書上善格書下者何明乎從惡將崩而下從善則不可登而上矣故上過而下善也按過與善而賞罰之者何善不賞則人無所慕過不罰則人無所畏也是以賞罰之也賞罰必半月者何天道至此一小變矣或善或過皆可于此考其成也是以必半月也且累日而月累月而歲歲而得二十四考焉從半月累之也是

以必半月行賞罰也嗚呼一堂之上記言記動執筆者據事直書而不少爲吾寬假則賞罰未行而已凜然一堂春秋矣可不畏所書哉

族子季玉四十一序

族子季玉爲集菴先生季子余從先生游以迨季玉列爲庠士余亦未嘗器季玉已庚之亂先生沒于旅其伯仲子適散處避地亦相繼病沒兵火後死者擠溝壑以俾葬爲幸而季玉一貧士數月重遭三喪奔走遠近殯殮成禮辛卯鄉之亂益甚暴客橫縱不擇人而食而季玉乃就子謀歸先生窺余未之許季玉

半廬文稿卷一

六

艱然余因撫而勉之曰能如是乎季玉遂退募于鄉得勇敢士十數人間道走殯所因謁見其渠帥以故語之帥爲感動遣使衛送出境時方嚴冬冰雪載途季玉縊衣跣足行百十餘里攀棺哀號扶伏而歸見者無不感嘆季玉家故貧所遭益窮困性硜硜自持不肯視人顏色故身與妻子嘗不免飢凍人笑其迂而季玉益自砥礪不少廢季玉爲人不侵然諾與交士及市井販夫無不知之有子貸者或取要于季玉故季玉不藉人緩急而往往能緩急人今天下自官府迨郡縣之吏下及胥吏卒徒莫不漁利百姓而都

人士之誦詩書稱說聖人者亦皆靡然向風大小競相蠶食故欲繩之于尺寸之間鯁鯁然明其所守則誠有所不必且彼亦有所不屑爲也然則天下士不知所守久矣爲士而失守一旦奮跳當途上則必將怙勢作威以自濟其所欲賊君殃民勢所必至是故天下之壞人知壞于公卿大夫而不知早壞于其所守以爲士之日此天下事勢之所以魚爛河決潰敗而不可收拾也噫士之失其守其在季玉之生正相與爲始而凌夷四十年至于如此故吾于壽季玉之日而亦相與嘆之如此蓋非獨以知季玉之賢而已

半廬文稿卷一

七

與大琴陳氏合族書

憶自乙酉登龍而後屈指于今歷十六春秋矣滄桑之變慘不可言而貴里與寒族罹禍尤酷其間兵戈盜賊疾疫饑饉雖曰天運實亦吾人乖戾不平之氣所感召也所可傷者令姪日都雖負任候之才而乏鄉曲之譽縱酒使氣落落不羈以致取罪于閭里族黨而不得以考終興言及此能不痛哉至于其子同升未得夷清先得夷隘學乃翁而失焉者也童牛不牯職爲亂階野馬無羈致扞文網一朝之忿忘身及親此子苟有心肝痛父非命應不視息于人世矣不

謂亡命數載竄身非類怙終不悛致遭橫死然在同升誠無足惜而于日都有可原也若其弟有功素性醇謹每見伊姪所爲狂悖恨入骨髓間嘗言及唏噓感慨以爲必禍家門此子不遵叔訓因仇其叔操戈相向悍然罔顧此固諸君子所稔聞者日前過貴邑途遇有功見其携一幼姪蕭然野寄詢其緣由涕泗橫集乃知同升雖死而家難猶未歇也夫有功與同升義雖叔姪情實水火倘以同升之故波及有功則柳下惠應蒙跖誅司馬牛當受魑罰矣極知尊庭家世忠厚而諸君子皆仁人長者必不肯爲已甚然不

半廬文稿卷一

六

得不代爲陳情者以叨戚愛故敢自托于被纓之救也且作孽由于同升同升既死在官司亦將罪不及孥而况家庭宗族間乎使日都而在諸君子亦必哀而憐之握手道懽若生平矣又安肯推刃于其弱弟幼子哉柳柳州云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日都暴亡同升凶折其弟及子又復無以自存流離道路不得一省祖宗墳墓日都之先不祀忽諸吾恐日都雖死精爽猶存安知忿恨不平之氣不乘而爲厲耶愚聞之鬼有所歸則不爲厲鄭僑所以立伯有之後也日都之鬼未有歸矣諸君子倘加惠其

子及弟撫慰收恤曲賜矜全俾之得返故里守丘壠
先人血食不至中絕則日都亦將釋憾于九京矣如
此舉動既全族誼又當天心明明上帝昭鑒不爽作
善降祥諸君子行將集嘉祉矣雖遭厄會然能捐忿
釋怨修好釀和以養嘉神而杜殺機安見氣運不自
我回災變不自我消乎不肖山居廢人何敢與人家
事但以惻惻無華素爲諸君子所諒故不避忌諱而
娓娓陳之也倘不厭芻蕘而加採納其所造福豈淺
鮮哉意切言狂罪死罪死

與寧化家元仲書

半廬文稿卷一

九

同學弟某頓首致書元仲先生足下吾家得姓來代
有偉人弟少年時銳意攻舉子業每好以奇自見而
推海內奇士則元仲其一讀元仲文知爲天下奇男
子亦有謂弟大爲元仲令親即君所奇者而元仲亦
因而奇之嗟乎弟安能如元仲奇弟即奇如元仲而
元仲之奇固不在文國家八股之科科名之重垂三
百年士卽以科名誤朝廷吾知元仲雖有奇文必自
厭薄以爲不足用昔顏靖臣謂陶元亮爲公相子孫
承初后詩題甲子志與張良報韓等弟本西平子孫
造唐之勲視長沙爲烈乃爲子孫者與世浮沉曾弗

克自振立以視元仲其人之賢不肖可知忠定公才
略冠世有古大臣風使當日得行其志則靖康不北
轅建炎不南渡延平先生行高學醇濂洛而下指不
數屈二公者所謂奮乎百世之上元仲不出家不越
鄉而得之進爲伯紀退爲愿中吾知元仲其必有以
自見弟聞元仲名久所隔絕僅百數十里當元仲聲
名藉藉時弟壯年自負未嘗一折柬相聞問今老矣
元仲亦屏處山澤乃勤勤不能自己此其人殆非有
求于元仲想元仲亦樂得而交之舍姪然齋薄儒業
以岐黃術游貴邑幸爲都人士所推重祭川者先河
而後海今再游矣當使之見先生惟先生呼而進之
此子少年有不霸之氣倘以爲可教幸甚

半廬文稿卷一

三

與清江門人楊仁叔

門下英靈妙質真後來之秀但以血氣未定未免爲
習俗所移故幸則爲受繩之木不幸則爲躍冶之金
憶自庚寅入堂以來門下一身凡三變中間人鬼夢
覺轉換之間屈指可數然未有入雩之甚返里之危
者故當束裝之日僕頗爲門下憂竊思此行多所怪
也及歲杪躬輦從省歸備悉近狀甚喜門下翻然改
轍殆非復吳下阿蒙矣三日不見便當刮目從此益

加砥礪風氣當日上也況托厦屋併幪必無震風凌雨之患正可從此日就月將養成德器以慰尊公于地下苟其溺于晏安則又易生驕逸矣王沂公云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僕願門下無忘檻車不以溫飽爲念而以遠大自期庶不負躬菴寄托巨室玉女于成之苦衷也近來少年浮薄之習無難引人墮落坑塹武侯戒子之訓伏波誡姪之書門下肯錄一通置于几席朝夕省覽亦自可寡過矣願言不盡惟吾弟念之

答南昌門人胡心仲

接手讀知弟于此中淵源功夫深密以其所得鳴之

牛廬文稿卷一

三

于世故胆氣不凡敢質諸家岳岳之角生非魯鷄安得伏鴟卵乎然愛弟甚深欲弟以賢下人故每形之筆墨以相規切誠恐偏駁恃才爲世彈射譬如珪璋置溷廁可惜多矣及覽手書滔滔三千餘言反覆推辨僕又安能已乎夫僕于本體有不及知故不能親切體易不能體易故不能得易簡不能得易簡便有纏手縛足左顧右盼而出之于周旋者昔鵝籠生曾謂僕巧巧誠有之及讀拙賦而爽然矣河東先生曾謂僕誠小然卒不能擴之使大勺庭曾謂僕曰咸齋要把忠厚長者四字絕之如仇學問纔有進長此真

藥石之言而究不能出四字窠窠氣質之難變化如此豈不可嘆也哉病廢以來學問愈覺放倒去歲坐邦老春風中使人於平躁釋今歲有弟爲大冬嚴寒俾得聞過眞厚幸也助下三季時常來策僕斷不護痛矣至于易象理甚深微僕雖未窺豈謂其不可名以道止可謂之理而且疑其非道而不爲哉僕前所語蓋從學易者論明理于得道耳非謂易象有理與道之分也今弟自謂于易理既明之矣若即得聖賢之大道僕復何言邵子云自從識得震中趣聞氣胸中一點無推康節者又謂其收天下春入之肺腑僕

牛廬文稿卷一

三

觀弟胸中閒氣尙多而秋冬之氣勝春夏自謂一團在手六龍操縱自如雖欲許之而不敢自蹈于罪戾至于所著易學發明僕覽之覺作者頗費心力自是奇書然賢以上賢無盡聖以上聖無盡惟吾弟勉之

答臨川陳少游

不見叔度十五年矣海內變態至今靡有極紀一部廿二史如此遭逢指不數屈我輩何不幸而與之值又何幸而與之值乎弟自甲乙以來卽無意人間事匿影窮巖惟寒山一片石可語耳至于四方交遊一概謝絕若盟翁則弟所傾注者東客西來未嘗不悅